

# 飘过云彩

花城出版社

香港

岑凯伦作品集

13



时间过客

电影作品集

# 岑凯伦作品集

13

## 飘过云彩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谢日新

**飘 过 云 彩**

〔香港〕岑凯伦 著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 州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 插页 170,000 字

1997 年 12 月第 2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2693-5/1·2299

定 价：11.00 元

**独家版权·翻印必究**

## 内容提要

一个女人爱两个男人，两个男人追一个女人，两种爱两个心上人，她应拥有哪种爱？她该选择哪一個心上人……

十九岁的女大学生花子晴与两个富家少爷发生了爱情纠葛。她天真漂亮，与表哥青梅竹马。表哥出国留学时，将她托给好友乔子风照顾，然而，表哥出国后，又有了女友。花子晴在失恋之后，她与乔子风产生了爱……恰在这时，表哥回国了，坚决要与她结婚。

她将嫁给谁？

# 序

## 阡 陌

我写序本是偶一为之，当初席绢、于晴、沈亚、林晓筠在大陆藉藉无名，大陆读者对她们的作品一无所知，需要有个人介绍，于是由我担纲承担了这个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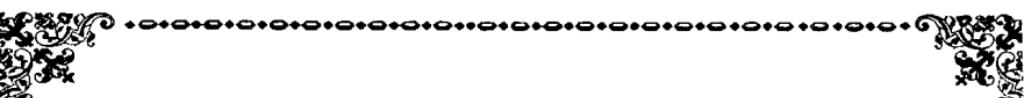
四小名旦一炮走红，特别是席绢席卷大陆，也使阡陌的序随着她们的作品走入读者圈，一时间几乎成了只要书上有了阡陌的序便是真作、佳作，殊不知不法书商盗版制假有术，他们或抄袭阡陌的序移花接木，或请人捉刀，制造假序。1996年8——9月间全国冒出五十二种假席绢著作，十二种假于晴著作，还有其他四十七种假的真的台湾言情小说，几乎无一例外都有署名阡陌的假序言。一时阡陌的序满天飞，文字拙劣者有之，前言不搭后语者有之，错误百出者有之，使阡陌成了推荐假书的祸首，信誉大损。为此，我立言不再写序，这样也好划分时段，便于读者区别真假，以正视听。

然而，不少读者来信要求我不要因此而停止推荐佳作，有位朋友劝告道：“东西让读者鉴别，才是正道。”为此接受花城出版社的邀约，向读者推荐香港爱情小说女作家岑凯伦的五十多部真作。

岑凯伦小姐从80年代出道走红至今已蜚声“爱坛”，独领风骚十余年。

我想任何一件事物，能够存在必有它存在的缘由，这个缘由就是广大读者心中的“需求”。

进入七八十年代，随着台、港、新、韩四小龙从崛起到腾飞，香港社会经济日益繁荣，此时读者要求文学有新的面貌，为此带来了文学内容和



作家观照生活的观念的巨大变化。作家的着眼点不再注目于灾难的人生和灾难的社会，而是以欣喜的目光，注视着周围变化了的社会、变化中的人生，作品由摹写沉重曲折复杂的往事，转向了轻松、欢乐、充满情趣的当代生活，这是高生活品质在作家头脑中融化后的产品。岑凯伦在这一阶段踏上香港文坛，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优秀爱情小说作家。就是这一阶段，读者需求催促了岑凯伦的成长和发展。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社会大踏步走入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人们对台港社会和外部世界的了解欲望和兴趣越来越浓厚，而岑凯伦的作品正是反映香港这条小龙腾跃时期的社会特质和生活品质的，反映的虽不是主流社会，但毕竟是可以通过它看到七彩照光的一个水滴。因此岑凯伦很快拥有了大陆读者。

岑凯伦的作品语言质朴优美，故事情节一般都比较圆满，由于前后有六十多部作品问世，前后风格有较大变异，早期的比较凝重，注重故事情节的曲折，感情的波澜跌宕，如《澄庄》紧紧围绕人物命运去展开故事：少女朱贝儿因生活贫困而退学到某会馆做吧女，被花花公子高卡达看中，高卡达千方百计地将朱贝儿追到了手，但他是个极不负责的人，始乱终弃，使朱贝儿受到很大打击。朱贝儿为了不使自己沉沦，白天干活，晚上读书，想依靠自己的努力重新站起来。此时，偶遇富家子卡迪，卡迪对她倒是一片真情，朱贝儿答应了卡迪的求婚。然而，命运真是捉弄人，一进卡迪家竟发现卡迪是高卡达的弟弟。虽然卡迪爱朱贝儿，但高卡达却千方百计作梗，使两人的婚姻一波三折。小说就在这样复杂的情感交锋中向前推进，产生妙趣横生的动人情节。这在早期作品中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一例。

而在近期的作品中，则较为贴近现实生活，写作语言也较前更为活泼风趣，例如：她的最新一部作品《野玫瑰和郁金香》描写一对亲姐妹与一双守旧老公婆之间的矛盾冲突，新旧思想之间的斗争，充满了谐趣，风格与前迥异，不过也许是年龄关系，她缺少席绢这样更年轻作家的俏皮、幽默。席绢的作品有时可以让人忍俊不禁地忘情大笑，而岑凯伦的作品只是让人端庄地笑，会心地笑，至多哈哈一笑，没有哈哈哈再笑。当然这已经是很不错了，因为她重的不是表现形式，更重作品内容揭示的社会意义。



# 一、天生一对

花子晴的书房是很孩子气的。

纯白色的书台是平齐窗台建造的，台上放了向日葵形的钟、天鹅头颈的台灯，大南瓜的插笔箱。

连着书台是一个五格白色架子，上面放了花子晴中、小学所获得的奖杯：比如游泳、唱歌、朗诵、作文、球赛，她是个很活跃的女学生。

左面墙有个书架：里面收藏了不少名著和参考书，间中也有几本时代文艺小说。

左面有一台电脑，中学会考拿了四个A爸爸送的奖励纪念品，下面的架子放着她许多心爱的玩具，由很小的米奇老鼠和大熊猫都有。

窗门大开，洁白色的窗纱左右用绿蝴蝶结扣起，窗台种了好几盆盆栽，其中一盆是娇黄的拖鞋兰。

书台前有张白色五脚转转椅，花子晴坐上去，遇到功课有难题，她咬着笔头在椅子上转几下，很快就把难题解决，屡试不爽。

功课做妥，把书台收拾好，拿起花钟一看，哗！七点钟啦！

她走出去，一直走到厨房，看见一碟炸鱼柳，拿起一块便吃。

林嫂看见她，作势打她，盯住她说：“快去做功

## ◆ 飘过云彩 ◆

课！”

“都做好啦！”她吃得津津有味，想拿第二块，林嫂拍她的手。

“菜给你吃光了，等会儿表少爷来吃甚么？”

“吃西北风！发运啦！今晚有忌廉海鲜汤，芝士锅龙虾……”

“表少爷就来了，还不去洗澡更衣，别来厨房烦我，出去！出去！”

“洗过澡了，没有看见我换了件大白兔T恤。林嫂，我肚子饿，给我吃块龙虾，好吗？”

“你下课回来不是吃了一大杯雪糕，你一天的只顾吃，不怕发肥？”

“不怕，我高嘛！”

“你不怕，表少爷怕，表少爷喜欢女孩子高高瘦瘦，你再馋嘴，表少爷扔了你。”

“你不敢扔我的，他敢变心，我就去自杀……”

“大吉利是，掌你的嘴。你妈在叫你，你还不快点出去？”

花子晴一手拿了块鱼柳，便跑了，到客厅，花太太叫她听电话。

“喂！表哥，七点了，我饿昏了，你为什么还不来？”花子晴吃罢鱼柳，吮吸指头，花太太拿盒纸巾给她。

“什么？又有事？林嫂煮了一桌子好菜，明天来吃？哼！林嫂恨死你。”她嘟着嘴很不开心。

“好啦！算啦！你明天向林嫂负荆请罪……晚上别来

电话，我早睡了，不说了，我要洗手。”

她挂上电话跳起来。

“子晴，建国又不来吃饭？”

“是嘛！一饭三次，也不知道他忙什么？”

“小俩口是不是吵架了吧？”

“谁跟他吵？”花子晴抿抿嘴：“不过我正准备跟他吵呀！爸爸回来了，林嫂，开饭啦！”

“建国呢？”花先生放下公文箱。

“他，人间蒸发了！”

花子晴和杜月华在大学饭堂吃饭。

余米高和几个男孩子过来打招呼，又和杜月华耳语了一会。

男孩子走开，杜月华看着他们背影，说：“余米高就是不死心，服了他！”

“为什么？”花子晴在吃蕃茄牛肉饭，她吃东西很专注。

“你入大学差不多一年，他们也差不多追了你一年，几乎全大学都知道你有个英俊的表哥；强敌当前，大家都纷纷退出，就只剩下余米高。看样子你不披婚纱，他仍然会继续追求你。”

“有毅力、有恒心，能坚持是件好事。”花子晴点点头说：“余米高的条件其实也不差。”

“跟你表哥比就差了点。”

“人比人，比死人。”花子晴抹抹嘴，喝两口冻汽水：“他刚才跟你说什么？看样子他转移目标追求你！”

“我才想！他说下课后请你吃茶，求我代传达，其实，他真多余，你每天下课都有表哥来接……”

“他三天没有来接我了。”

“你是说，你肯和余米高不吃茶？”杜月华很意外，花子晴从不睬别的男孩子。

“你去，我便去，反正我也想去吃雪糕……”

年轻人是比较快乐，因为烦恼少，特别是学生，衣、食、住都有父母供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挣扎求存。

三个人一面吃冰淇淋，一面谈天说地，单是说大学里的事，也可以说半天。

“今天难得这么高兴，等会儿我们去看电影，吃晚饭。”余米高提出。

“请看戏，吃饭？什么名堂？”杜月华本来是有点喜欢余米高，但余米高却不领情，盲目似的追求花子晴。杜月华对他失望感到反感，有了成见便老针对他。

“请看戏，吃便饭还要找名堂？况且现在我们一起吃茶……”

“吃茶小意思，何况又是同学。但看戏吃饭便不同，我们又不是交际花，为什么一定要陪你？”

“不是没有理由的，我因为认识花子晴同学而高兴，想庆祝一下。”余米高直接问花子晴：“肯不肯赏面？”

“今天不行！”

“哼！”杜月华冷笑一下。

“唉！”余米高很失望的样子。

“明天，明天可以。”花子晴说：“我今晚回去告诉林嫂明晚不回家吃饭，出外吃饭要预先通知她，否则她会骂人，她比我妈还凶。”

“子晴，”杜月华拉拉她的衣袖：“下课不回家，你表哥会不开心。”

“我现在也不开心，大家各自忙，反而平衡。余米高，我答应你！”

“谢谢你，花子晴同学！”余米高兴奋，几乎要握着她的手，吻她的手背。

“谢什么？不是你请客吗？”

“当然，我是感谢你答应我的约会。”

“大家同学不要客气。”

杜月华就不大明白花子晴，因为，她早就知道花子晴和他表哥青梅竹马，感情很好，花子晴也经常表示非表哥不嫁；而余米高虽是一表人才，但比起花子晴表哥还差一点。

花子晴开了门进去看见杨建国独坐客厅，便向他高举起手：“嗨！”

杨建国走过去，把她的手拉下来：“你下课为什么不回家？”

“法例规定下了课一定要回家？妈都不管。”花子晴摔开他，走到后面饭厅。那儿有个冰箱，她拿了两罐汽水，抛了一罐给建国。

“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

花子晴喝口汽水才答：“和同学去街。”

## ◆ 飘过云彩 ◆

“跟谁去？”杨建国放下汽水，追上去，他很不高兴，当他要见花子晴时她不在。

“杜月华……”

“啊！我见过。两个女孩子去街去得那么晚。”杨建国松了一口气。

“我还没有说完呢？除了杜月华还有余米高、郑子昌，有两个男孩子护送，多晚也不用怕，对不对？”

“嘎，你竟然和男孩子出去，你答应我进大学不交男朋友的。”

“谁说我交男朋友？余米高只不过是我的同学。况且，我又没有和他单独出外，我们是四个人一起去的。”

“那一个请客？杜月华？”

“杜月华请客不会不请你，不过要请你也不容易；是余米高请客，为了能认识我而请客，还请看戏，请吃饭。”

“余米高在追求你，承认不承认？”杨建国再次把她捉住。

“他要追求我也没有办法，又不是我主动，又不是我的错。”

“但你不应该赴约，你竟然和他又看戏又吃饭，看，都快十二点了。子晴，你是不是对他有好感？”

“呀！”花子晴大发娇嗔：“我不想说，我好困，我要睡觉。”

“你不说我不让你睡，想休息快点说。”杨建国把她两条手臂都握住。

“你自私、残暴、专利、魔头！”

“我让你坐下，但你一定要回答我的话，你是不是喜欢余米高？”

“喜欢呀！他是我的同学，对我又好，请我吃冰淇淋，吃西餐呀！今晚的电影真好看，我很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笑片，哈！想起来还好笑呢！”花子晴坐下，双腿一伸，有多舒服就多舒服。

“你喜欢他也不行，你忘记了我……”

“你是我表哥，亲戚怎可以忘记。”

“但是，”他一焦急，脸就发红，红红白白，十分好看：“你答应将来嫁给我的！”

花子晴侧着头，凝望他一眼：“你面红，吃醋呀！哈！我还以为你不在乎我呢！”

“我不在乎已经回家睡觉去了。”

“你不在乎，”花子晴举起手数指头：“你答应来我家吃饭，一共失约三次，你四天没去学校接我下课了，你不在乎？我以为你早就忘记了世界上还有个表妹花子晴。”

“啊！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你在生气，想办法报复。”杨建国捏了一下她的面颊：“小器鬼！”

“报复？好难了。害别人自己又痛苦，不过既然你不理我，我下了课回家也是一个人，便和同学去散散心，各忙各的，自得其乐。没道理要我每天下午在家里数秒钟等你。”

“我这个星期的确很忙，你想知道原因为什么不问我？”

“如果你认为可以告诉我，自己会说。我追问你但你不想说真话，又何必多此一问？管男朋友那一套我又不懂。”

“你终于承认我是你男朋友了。”杨建国又捏捏她。

花子晴拍开他的手：“你不是男性吗？啊！我好困，明天还要上课。”

“你不想知道我在忙些什么？或者我正在忙着追求另一个女孩子？”

“追吧！去追个够！”花子晴打个哈欠，把杨建国拉起来，推他走：“现在马上就出动，失陪了……”

花子晴真是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她和杨建国已经有了十九年的感情，而且她的父母和杨建国的父亲，早就认定对方为准女婿、准媳妇。

花子晴和杨建国虽然分别都有追求者，但是，他们都不花心，十几年两个的纪录都很好，偶然小俩口吵嘴，花子晴的父母和杨建国的爸爸马上出动拉拢，两个人不久又开开心心的在一起。

杨建国的父母多年前早已离婚，杨母——花子的舅妈，五年前已和欧洲一位贵族结婚，婚后定居英国，虽然父母分离，但杨建国十分疼爱父母，受父母的影响极深，特别是父亲，这几年父子相依为命，而杨父爱子情深，也没有续弦，把时间和心血都放在事业和儿子的身上。

花子晴很得大舅宠爱，因此花子晴从不担心杨建国会变心。

下课出校，余米高又追上去邀请她吃茶。

“不去了！”

“是不是杜月华不在，你不愿意和我单独出外？”

“不是，杜月华又不是我保镖。昨天又睡得晚，人很困，想回家做好功课上床大睡。”

“昨天送你回家才十点多。”

“表哥来查勤，东问西问，一点钟才把他送走。”

“你表哥没有难为你吧？”余米高很开心，除了花子晴的感受，他也知道子晴和她表哥的发展。

“为难？打我一顿？他敢吗？况且，我表哥从来不打人，其实他对我很好。”花子晴十分维护杨建国：“你知道吗？他昨天七点钟就到我家，吃过饭，我父母去看戏，他一个人等了我两个钟头，他关心我，才多问几句，咦！那不是我表哥的日本小跑车？”

杨建国由车里出来，走过去，接过花子晴手中的书本：子晴，这位是……”

“我给你们介绍，余米高同学，我表哥杨建国！”

两个男孩子握手，大家面色都不好看。

“这几天我事忙，谢谢你代我陪子晴！”

“别客气，我也没为你做什么，我一进大学便想认识花子晴，前两天还该感谢你给我机会。”余米高望着花子晴：“我的汽车停在那边，明天见！”

杨建国望着余米高的背影：“他喜欢你？”

“不是喜欢，是很喜欢。”

杨建国的神色很不自然：“刚才你和他一起下

课？”

“不是一起，是他追上来。”

“但是，只有你们两个人走在一起？”

“杜月华说有点事，要留下半小时，所以我先走，余米高在我快出校门时追上来的。”

“他想用车送你回家？”

“他还没说，我也未想过。”

“如果我不来，你会不会坐他的车子？”

“我想一定会，坐汽车总比坐巴士舒服。我们站在这儿干什么？校门附近人来人往。”

“你怕同学见到说闲话？其实由中学到大学，你的同学都知道你有个表哥。”

“人家闲言闲语我不理会，嘴巴是别人的，我又不能制止别人。是我两条腿抗议，这样子还要站多久？”

杨建国马上拖她走向汽车。

一上车，花子晴便在表板下的格子拿了罐汽水，杨建国驾车是不喝饮品，不吃任何东西。

“余米高……”

“我不想提余米高，除非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又妒忌。”

“余米高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他不配我妒忌。”

杨建国扬扬脸。人人说他英俊，他也会照镜子，不过余米高其实条件也很好，比其他男生好。所以，他有点担心。

“最好不过，谈谈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几天人影不见。”